

金色俄罗斯
Золотая Россия

| 主编·汪剑钊 |



我的森林

[苏] 鲍里斯·谢尔古年科夫 / 著
顾宏哲 / 译



鲍里斯·谢尔古年科夫

被誉为“森林卫士”“沉默的歌手”

自然哲学与宗教层面的对话

通篇内心独白直抵人性深处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森林 / (苏) 鲍里斯·谢尔古年科夫著 ; 顾宏哲译.
—成都 :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2. 2

(金色俄罗斯/汪剑刳 主编)

ISBN 978-7-220-12553-9

I. ①我… II. ①鲍… ②顾… III. ①中篇小说—
小说集—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264355 号

Мой лес

by Борис Сергуненков

Copyright © 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ергуненков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2 by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 [进] 字 21-2022-53

WODESENLIN

我的森林

[苏] 鲍里斯·谢尔古年科夫 著 顾宏哲 译

出版人
策划组稿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黄立新
黄立新 张春晓
张春晓
张迪茗
郭明武
祝 健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h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140mm×203mm
16.25
347 千
2022 年 2 月第 1 版
202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12553-9
8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金色的“林中空地”（总序）

汪剑钊

2014年2月23日，第二十二届冬奥会在俄罗斯的索契落下帷幕，但其中一些场景却不断在我的脑海回旋。我不是一个体育迷，也无意对其中的各项赛事评头论足。不过，这次冬奥会的开幕式与闭幕式上出色的文艺表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迄今仍然为之感叹不已。它们印证了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由衷的热爱和自觉的传承。前后两场典礼上所蕴含的丰厚的人文精髓是不能不让所有观者为之瞩目的。它们再次证明，俄罗斯人之所以能在世界上赢得足够的尊重，并不是凭借自己的快马与军刀，也不是凭借强大的海军或空军，更不是凭借所谓的先进核武器和航母，而是凭借他们在文化和科技上的卓越贡献。正是这些劳动成果擦亮了世界人民的眼睛，引燃了人们眸子里的惊奇。我们知道，武力带给人们的只有恐惧，而文化却值得给予永远的珍爱与敬重。

众所周知，《战争与和平》是俄罗斯文学的巨擘托尔斯泰所著的一部史诗性小说。小说的开篇便是沙皇的宫廷女官安娜·帕夫洛夫娜家的

舞会，这是介绍叙事艺术时经常被提到的一个经典性例子。借助这段描写，托尔斯泰以他的天才之笔将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一一拈出，为以后的宏大叙事嵌入了一根强劲的楔子。2014年2月7日晚，该届冬奥会开幕式的表演以芭蕾舞的形式再现了这一场景，令我们重温了“战争”前夜的“和平”魅力（我觉得，就一定程度上说，体育竞技堪称一种和平方式的模拟性战争）。有意思的是，在各国健儿经过十数天的激烈争夺以后，2月23日，闭幕式让体育与文化有了再一次的亲密拥抱。总导演康斯坦丁·恩斯特希望“挑选一些对于世界有影响力的俄罗斯文化，那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于是，他请出了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引以为傲的一部分重量级人物：伴随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演奏，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布尔加科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经典作家和诗人在冰层上一一复活，与现代人进行了一场超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像雪片似的飘入了每个人的内心，滋润着后来者的灵魂。

美裔英国诗人 T. S. 艾略特在《诗的作用和批评的作用》一文中说：“一个不再关心其文学传承的民族就会变得野蛮；一个民族如果停止了生产文学，它的思想和感受力就会止步不前。一个民族的诗歌代表了它的意识的最高点，代表了它最强大的力量，也代表了它最为纤细敏锐的感受力。”在世界各民族中，俄罗斯堪称最为关心自己“文学传承”的一个民族，而它辽阔的地理特征则为自己的文学生态提供了一大片培植经典的金色的“林中空地”。迄今，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并长成参

天大树的作家与作品已不计其数。除上述提及的文学巨匠以外，19 世纪的茹科夫斯基、巴拉廷斯基、莱蒙托夫、丘特切夫、别林斯基、赫尔岑、费特等，20 世纪的高尔基、勃洛克、安德列耶夫、什克洛夫斯基、普宁、索洛古勃、吉皮乌斯、苔菲、阿尔志跋绥夫、列米佐夫、什梅廖夫、波普拉夫斯基、哈尔姆斯等，均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进入了经典的行列，向世界展示了俄罗斯奇异的美与力量。

中国与俄罗斯是两个巨人式的邻国，相似的文化传统、相似的历史沿革、相似的地理特征、相似的社会结构和民族特性，为它们的交往搭建了一个开阔的平台。早在 1932 年，鲁迅先生就为这种友谊写下一篇“贺词”——《祝中俄文字之交》，指出中国新文学所受的“启发”，将其看作自己的“导师”和“朋友”。20 世纪 50 年代，由于意识形态的接近，中国与苏联在文化交流上曾出现过一个“蜜月期”，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俄罗斯文学几乎就是外国文学的一个代名词。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些名著，如《叶甫盖尼·奥涅金》《死魂灵》《贵族之家》《猎人笔记》《战争与和平》《复活》《罪与罚》《第六病室》《丽人吟》《日瓦戈医生》《安魂曲》《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静静的顿河》《带星星的火车票》《林中水滴》《金蔷薇》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都曾经是坊间耳熟能详的书名，有不少读者甚至能大段大段背诵其中精彩的章节。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翻译成中文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已构成了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现代汉语中的经典文本，就像已广为流传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喀秋莎》《山楂树》等一样，后者似乎已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的民歌。迄今，它们仍在闪烁金子般的光芒。

不过，作为一座富矿，俄罗斯文学在中文中所显露的仅是冰山一角，大量的宝藏仍在我们有限的视域之外。其中，赫尔岑的人性，丘特切夫的智慧，费特的唯美，洛赫维茨卡娅的激情，索洛古勃与阿尔志跋绥夫在绝望中的希望，苔菲与阿维尔琴科的幽默，什克洛夫斯基的精致，波普拉夫斯基的超现实，哈尔姆斯的怪诞，等等，大多还停留在文学史上的地图式导游。为此，作为某种传承，也是出自传播和介绍的责任，我们编选和翻译了这套“金色俄罗斯丛书”，其目的是进一步挖掘那些依然静卧在俄罗斯文化沃土中的金锭。可以说，被选入本丛书的均是经过了淘洗和淬炼的经典文本，它们都配得上“金色”的荣誉。

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就“经典”的概念略做一点说明。在汉语中，“经典”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书·孙宝传》：“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汉朝是华夏民族展示凝聚力的重要朝代，当时的统治者不仅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而且也希望在文化上设立标杆与范型，亟盼对前代思想交流上的混乱与文化积累上的泥沙俱下状态进行一番清理与厘定。客观地说，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虽说也因此带来了“罢黜百家”的重大弊端。就文学而言，此前通称的“诗三百”也恰恰在那时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被确定为后世一直崇奉的《诗经》。关于“经典”的含义，唐代的刘知幾在《史通·叙事》中有过一个初步的解释：“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这里，他将圣人与前贤的文字著述纳入经典的范畴，实际是一种互证的做法。因为，历史上那些圣人贤达恰恰是因为他们杰出的言说才获得自己的荣名的。

那么，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什么是经典呢？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

代汉语词典》给出了这样的释义：1. 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博览经典。2. 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不同于词典的抽象与枯燥，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归纳出了十四条非常感性的定义，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其中两条：其一，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其二，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参照上述定义，我们觉得，经典就是经受住了历史与时间的考验而得以流传的文化结晶，表现为文字或其他传媒方式，在某个领域或范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典范性，可以成为某个民族甚或整个人类的精神生产的象征与标识。换一个说法，每一部经典都是对时间之流逝的一次成功阻击。经典的诞生与存在可以让时间静止下来，打开又一扇大门，带你进入崭新的世界，为虚幻的人生提供另一种真实。

或许，我们所面临的时代确实如卡尔维诺所说：“读经典作品似乎与我们的生活步调不一致，我们的生活步调无法忍受把大段大段的时间或空间让人本主义者的悠闲；也与我们文化中的精英主义不一致，这种精英主义永远也制定不出一份经典作品的目录来配合我们的时代。”那么，正如沙漠对水的渴望一样，在漠视经典的时代，我们还是要高举经典的大纛，并且以卡尔维诺的另一段话镌刻其上：“现在可以做的，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发明我们理想的经典藏书室；而我想说，其中一半应该包括我们读过并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另一些应该是我们打算读并

假设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我们还应该把一部分空间让给意外之书和偶然发现之书。”

愿“金色俄罗斯”能走进你的藏书室，走进你的精神生活，走进你的内心！

译 序

顾宏哲

谢尔古年科夫这个名字我是 2010 年第一次从汪剑钊老师那里听到的，2013 年，在汪老师的引荐下，我为敦煌文艺出版社翻译了谢尔古年科夫的《秋与春》。不过，那时我对谢尔古年科夫了解得不多。如今，多年过去，我与谢尔古年科夫先生通过邮件神交已久，俨然成了老朋友。我对他的了解也从当初的粗浅，到了今天的较为深入。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谢尔古年科夫 1931 年生于哈巴罗夫斯克，现居彼得堡，是苏联、俄罗斯散文、童话、随笔作家，被认为“擅长描写人的心灵、对自然景致具有罕见洞察力”。谢尔古年科夫最受读者欢迎的著作之一《彼得堡童话》被称为彼得堡的文字纪念碑。当代俄罗斯《思想》杂志的主编阿纳托利·别林斯基说，“真正的文学所剩无几，但是，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所写的，一定会留在真正的文学中。”俄罗斯作家协会彼得堡分会散文部主任 A. Г. 斯科科夫如是评价谢尔古年科夫的近作：“《三眼清泉》是滋养着我们

俄罗斯文学的纯净的、光明的泉源……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为我们提供了如何独立看待世界的方法，不模仿某些人的思想，而是成为自己的榜样。谢尔古年科夫的童话是令人惊异的，这不是幻想，而是生活，是通过形象直达心灵的话语。”彼得堡作家协会批评与文学学部主任约宁认为，“他为我们，也为自己指出了深刻的俄罗斯精神之路，这使他成为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事实上，这位受人尊敬的作家十分特立独行，其人生经历丰富、坎坷，像一部小说。幼时随父母辗转各地居住，童年和少年时期大部分时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度过，分别在萨哈林、阿穆尔河上的共青城、莫斯科等地上过学。1950年中学毕业于费奥多西亚。同年考入哈尔科夫大学新闻系；后该系转到基辅，遂于基辅大学修完学业，1955年毕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巴尔瑙尔的《阿尔泰青年报》工作，半年之后就离开，因为觉得报社的陈规陋习制约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的发展。之后整整10年时间，谢尔古年科夫响应高尔基“到人们中间去”的号召，尝试过各种艰苦的工作，当过牧人、矿工、水手、护林员，力图增加自己认识世界的宽度和广度。其中，护林员工作做的时间最长，从1957年到1966年，有九年之久。这些艰苦的工作都是作家自己主动选择的，为了写出真正的文学作品，为了说真话，作家甘愿在严酷的生活熔炉中锻炼自己。森林中的生活和工作尤其成为作家创作的宝贵财富和源泉。卡累利阿地峡是古老叙事诗《卡勒瓦拉》的故乡，从26岁到35岁，在那里的九年幽居使谢尔古年科夫成了童话故事家和哲学家。晚年的作家深居简出，生活简朴，远离尘嚣，但却心怀世界，在作品中经常与世界保持自然哲学和宗教层面的对

话，虽然有人称他为儿童作家，但是他实质上应该算是一位生态哲学家—作家—思想家。他的所有小说和随笔都以第一人称写成，几乎没有什么情节，通篇都是类似内心独白的絮语，经常伴有一些非现实的、魔幻的因素。人类之外的所有生物、非生物都被赋予生命和灵性，参与到主人公的心灵世界，与主人公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交流，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谢尔古年科夫很早即对文学、文字发生兴趣：13岁开始写日记，15岁迷上写诗，大学时期改写散文——1950年代中期完成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未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哆一来一咪》1956年发表于《阿尔泰青年报》。第一部中篇小说《森林卫士》出版于1960年，使他广为人知，并获得了“森林卫士”的称号，该书多次再版。谢尔古年科夫并不是一位多产作家，迄今为止，他的所有作品包括：《森林卫士》（中篇小说，1960），《月亮和兔子们》（童话，1974），《彼佳如何叫醒了早晨》（童话，1976），《林中的马儿》（童话小说，1976），《秋与春：护林员笔记》（中篇小说，1979），《水罐》（童话，1980），《库图佐夫之心》（童话，1980），《神奇的芜菁》（童话，1981），《童话集》（1983），《千叶耆》（小说，1986），《童话集》（1990），《走向普希金》（中篇小说，1999），一个童话故事家的生活（中篇小说，2001），《水罐》（作品选，2005），《三眼清泉》（中篇小说，2011）。他的创作经常会长时间地中断，按照作家自己的话，这是因为他有时根本不能写作。这大概是作家作品不多的原因吧。

谢尔古年科夫的整个创作生涯分为三个阶段：散文作家阶段，

主要描写自己对大自然生活的观察；童话作家阶段，其作品在苏联时期出版上百万册，由最优秀的画家画插图；随笔作家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小说《三眼清泉》和《尚吉利哈》。在谢尔古年科夫笔下，人不仅与自然和谐共生，而且崇拜自然、敬畏自然、热爱自然，把自然当成心灵的家园，最后的栖息地。而森林是这个家园和栖息地最常见的化身，他所有的作品几乎都与森林有关。

发表于1980年的《我的森林》就是这样一部看似散文的小说集，收入《秋与春》和《林中的马儿》两部中篇，可以看作是谢尔古年科夫散文作家阶段的代表作品。《秋与春》又分为《秋》和《春》两篇，描写“我”在森林里做护林员时的生活和感受，没有具体的情节，主要抒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感悟和对大自然深切的爱恋之情。《林中的马儿》在谢尔古年科夫的小说里算是情节性比较强的了，描写“我”（身份仍然是护林员）的一匹心爱的母马突然失踪，“我”费尽周折找了它很久也没找到，最后“它”自己奇迹般地回到“我”身边，还像往常一样“从来不自出去逛”，给“我”带回了小马驹。但这部小说依然延续了作家一贯的心灵絮语风格，在故事主线之外不断地插入大量的内心独白，抒发作者对世界、人生、大自然的看法和态度。无论是《秋与春》，还是《林中的马儿》，都亲切优美，娓娓道来，深刻隽永，发人深思。第一次翻译《秋与春》时，我曾经对作品的体裁感到十分迷惑，无数次问自己：“这是什么？是小说？是诗歌？是童话？还是哲学？”最后得出“这是一部真正的小说”的结论。这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面对《我的森林》，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想，它应该是这四者的结合，是饱含哲学思想、

充满诗意的童话小说。谢尔古年科夫本人说他自己“是一个童话作家”。随着对作家了解的加深，我越来越同意这一观点。他写的所有作品都可以看作是童话，关于俄罗斯精神、人类生活与未来的童话。诚如作家本人所言：“一方面，时间会使英雄变成童话；另一方面，童话作家本身及其精神性的程度也会被童话化。因为一切都是依照类比而生。如果你充满精神，那么你就会产生精神性的东西……”许多年来，谢尔古年科夫“产生”着这样的精神性物质，书写着自己的生命之书，表达着在沉默中经过无数痛苦而诞生的思想。死亡和重生、衰亡和复兴是他思索的核心问题。作家认为，这个对人来讲极其重要的问题就像大自然中的秋与春一样。

而森林，则是秋与春中永恒的形象。在85岁的生日庆典上，谢尔古年科夫说：“26岁的时候，我来到了森林，此后我一直生活在森林里。对我来讲，森林就是存在，是世界，是人，是天空。我也写这些。我不认为自己是一名写作品的作家，我是一个叙述者。我感觉到自己是那些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见证者，是人类灵魂的认知者。我喜欢柏拉图，因为这个伟大人物将概念与形象结合在一起。”我认为，通过森林及与之相关的形象，作家成功地使当代人见识了人与大自然从容相处的美、沉默与思索的和谐。因此，他是一位具有深刻精神性的作家。翻译《秋与春》时，我只把他当作一位生态文学作家，对他思想的认识也局限于“人与自然”。其实，谢尔古年科夫的深刻与伟大远远超出生态文学的范畴。

“沉默的随笔”是谢尔古年科夫为自己自由而雅致的小品体裁所作的独特命名。谢尔古年科夫早早就学会了沉默，沉默帮助他在童

年时认清自己，沉默也使他能够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待自己和当今之人。“沉默的随笔”形式与罗扎诺夫和普里什文互相呼应。但是，罗扎诺夫内心对灵与肉的问题充满挣扎，而谢尔古年科夫则淡泊、从容，找到了一种和谐的、散发着光芒的战胜死亡的方法。这种方法经过经验检验并通过真正艺术性和祈祷性的语言表现出来，使人能够被这经验净化并愿意完全接受自己的生命，无论它是短暂的，还是永恒的。因此，有人说，谢尔古年科夫“不是词语的歌手，不是森林的歌手，也不是花草的歌手，不是人类灵魂的歌手，而是沉默的歌手”。在谢尔古年科夫的创作中，对于俄罗斯日常生活和文学的思索与关于自身命运、道德探索和神奇自然的低声絮语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多维的立体形象。

2021年，谢尔古年科夫先生90岁了，但他依然保持着每天创作的习惯。他的书桌上永远放着两叠白纸，每天早晨起来从无字的一叠拿起一张开始写作，写完之后放到另一叠上，周而复始。祝愿这位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淡泊名利、脸上永远挂着平和微笑的幸福老人健康长寿！同时，也希望《秋与春》和《我的森林》仅是谢尔古年科夫译介的开始，期待将来会有谢尔古年科夫全集的中译本问世，这对我国广大读者将是一大事。

目 录

Contents

金色的“林中空地”（总序） /001

译 序 /007

林中的马儿 /001

秋与春 /211

第一部 秋

第一章 /213

第二章 /264

第三章 /312

第二部 春

第一章 /334

第二章 /374

第三章 /401

第四章 /435

林中的马儿

